

成都新聞

號九六一第
址社
號貳壹貳街御東
文百貳錢售份每
張小一版出日每
印代在刷印新明

春熙路南
大中國
理髮
公司
裝修工
即行開幕



經銷材料各
牌真鋼
五金名貨俱
售
處
少
社
東
誠
限
期
取
件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不報刊登廣告以五
十字爲限每日收費
二角國貨廣告特別
優待長期面議

緊要申明

啟者於九月二十一號立據時合國爲憑壹百元期票壹張由楊占云交林永發手收存限期九月底無息交兌現銀計楊占云同林永發雙方手

止免現俟手續不清
浙方能照交巡警界
長明異像特此申明
併在官廳立案看接
有此項異像請退還
原人以免受累

臨源堂製
看完了吃
點心
(大可樓)

桂花香。天氣涼。約同伴。到戲場。看花戲。吃月餅。月餅何處好。大可讓。味道長。皮子薄。心子飽。你說他。家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

啓智女牛生
社長明哲招
報名處 祠堂所
華書局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四馬路
七號
章有

小舞台合訂本已經出書
預約諸君請來取書
每册售洋四角

劉督辦就職時之吉徵
紫燕成羣飛集轅門

十月四日劉督辦就離總司令就職，是日午十鐘，中委有撤情，及各軍首長，及各界來賓，先後蒞臨，約數百人，禮堂設櫺為賓賓，屆時全隨席立，舉行典禮，奏樂鳴砲，總司令就位，行禮如儀后總司令宣誓就職，宣誓云，余誓誠，遵守國民政府命令，督率川中各軍，剿除匪，如有違反，甘受嚴隨，隨即舉行授印，何氏受印後，互行一鞠躬，授印後，即請何氏致詞，何氏着戎裝，當趨禮堂，致詞，繼由各首長致辭后，劉總司令致答辭畢，禮成攝影，各首長詞畢從略，最異者，是時忽飛來燕子約萬餘頭，滿集鎮門大旗杆一週，直至禮砲四鳴後始各飛去，意真參加盛典，來此燕賀云。

勦赤各部動員

劉湘將赴邊寧督師

各部剿赤部隊，業經派定，各部已奉令預備，自四月起已分由滇南巴方面動剿，楊森昨已返防，鄧錕李森，決親赴前線，而劉湘司令顧問亦將先後赴邊寧督師云。

小舞台
梅亭宴

姓之人，嗚呼，劉家歷代的先皇，滿朝文武，若有一人能如關雲長那樣行事，又何憂天下不平哉（劉介）兩舅見左了，曹丞相爲國盡忠，肅除羣寇，又何憂國不平。（正生介）公乃漢朝皇叔，故爾剖肝瀝胆，以情相告，你既與曹曹操曹阿瞞我把你這個國賊，（唱）咬牙切齒恨奸雄，我心懸得淡日當空，不誅國賊不英雄，（關唱）非怪天子詔昭紅，豪傑當時無髮冲，若使某劈頭一刀把命送，（正生介）甚長此舉，何等英烈！皇叔擋着何人（劉介）兩舅不知吾與二弟說得明白，猶疑一時之舉，輕有舉動，倘事

賊同黨 某當告辭，
（劉介）留步（正生介）留
的步，步上你乃曹黨，
（劉介）我非曹黨，只怕
國舅黨曹耳，（正生介）
說我黨曹，此間有一物
伴 皇叔請觀（吹打列）
（介）
不成，有假曹黨，不
功者 反是弄鬼了
未完
技擊 樵婦 亦入
余鄉有李氏婦者，
其夫早死於兵燹，家無
資產，但有半園桑樹，

以爲棲息之所，然亦漏
檣已甚，婦有一子，年
僅垂髫，天良活潑，聰
慧過常，力甚大，村童
屢爲其所辱，無敢欺之
者，婦日則背斧攜兒，

伐薪於巖壑之間，以維生活，寒則數子環舍而陋室，以期有成，撫此遺孤，愛逾掌珠，雖處極窮苦之須臾，未聞有怨言，固怡然自樂也，婦和藹可親，無忤於人，久爲鄉人所敬，或憐其迫而濟之，婦輒却而不受，若不勞之擾，不敢受也，婦嘗負重薪於炎陽威背之下，越十數重峻嶺崇山而歸，中途不稍息，抵家無倦容，鄉人多知其能，然不知婦更負絕技也，某夜，殘月初升，忽有盜數十人，挾利械，劫其村，

村人雖強，而不能抗，遂任其劫擄，館廕之聲，達於四野。婦驚覺，起出視之，適盜掠至，婦歸家，盡搜其財寶，復擄其三齡之幼孩，孩啼不絕，隨其母，其母亦不怒，懼其孩，執袖哭泣，哀之，盜不恤，且慰之。

婦大怒，即奔入執橫竿以砍盜，羣盜並舉刀槍迎之，盜從容舞其竿而勦之，盜不能近，但聞呼呼之風聲，與黑影一掠而已。瞬息之間，盜之

爲盜者數人，各盜方欲驚走，適盜魁至，突以婦驚婦，婦若有所傷，一躍距離數丈而避之，不爲所傷，遂重趨盜魁，盜魁懼，策馬而逃，惟婦行殊疾，瞬及盜魁，刃其首而歸，時羣盜皆驚逃，而天亦曙矣，於是鄉人咸驚其能，感其德，更教重之，婦不以此自雄也，伐薪課子如故，數日，餘盜偵

知婦出採樵，遺子在家，遂糾合衆盜，持械入婦家，欲及其子以復仇，適其子與鄰兒嬉於祠中，姦久索不得，心懼婦返，遂憤而焚婦居，呼囂而去，婦返，賂狀

解入山，伺其偃而無盜
窟，燔卽趨之。斃斧傷
入，羣盜不知備，咸辟
易，後聚聚斃之，數數
百，圍婦而戰，燔以一
身應戰，勞逸之勢，既
而焚之，燔其衣。擲

不相如，無算之數，又——兒種道，鄉人假之不相
其難起，然猶難運用其——後竟不物所終，

歡迎何成濬來川

以上三端，不過舉其舉匕大者，從表面觀之，
，以非何氏所負之使命，而中央之必派何氏來川
，何氏之毅然就道，決不僅監督劉總司令之就職
，與乎協商川鄂豫剿匪兩事而已。而於上述三項
問題，中央即未明白指示，在何氏之地位與人重
，實有加以注意之必要，一班筋筋過敏者流，製
何氏來川，尚有一種奇異之揣測，何氏之來，負
有團結川滇黔三省實力，以負兩粵之使命，須知
西南組織。吾川始終並未預聞，兩粵之妄自尊大
，亦自有其崩潰之一日，吾川各軍首長始終在中
央領導之下，以圖發展，中央命令尚可及於四川
，何待乎派員聯絡，自損威信，此種揣測，實不
值諒者一笑，吾人因恐清感難聽，特為論及，以

小星龍擅專房
妻權旁落萌死志

環繞井邊妻咽欲絕
隔牆有耳敬言規救

本市吉祥廟住
竟至充滿悲觀

南昌
通信

戶趙覺與年四
十五歲，雙妻

萌時許，私啓耳門
潛出，奔甘縣前

先先生女各一，爲
八溫柔撲實，毫無富家
習氣，超以乃父遺修，
坐享成業，不免忘却異
面，
她，曾於早年聚得呂
暖氏歸，娶妻，該氏
現正年屆花信，
，究以慮念未祛，
兒，當此離脫人世榜
女，近死時之際，不
惜禁百感交乘，
長哽咽，纏綿并男
，莫知所指，正哀哉者
勇氣，

程... 妻種旁落，劉氏
 ...逼人近處，喧嘩
 特... 竟得寸尺，咄咄
 閨... 呂氏之侵家，又
 房... 不肯稍事放鬆而
 不... 有消事放焉而
 憤恨未餒，凡百富於
 烈，在趙妻年雖半老
 力... 漸至右傾，從此
 魔... 庭多事，暗潮
 針... 使超沉醉風流，
 吸... 超勝劉氏十倍，
 劉... 以呂氏
 流值宿，潤澤分攤，
 姿色初尚
 身... 的常見，價值公
 安二分局吉祥廟前
 分往所巡長興社
 雲經蓋附近，忽
 聞婦女啼聲，督同商
 趕至，瞥見幾向前救護
 劉氏雖仍
 不... 然在警察監視之
 下，已矢自毅力
 量，比由該巡長
 返... 等詢問身世住址
 一再勸導，護送回宅
 斯時趙家諸人已入睡
 鄉，趙覺民本人正與愛

更正 本報出版訛，昨日係一六八號誤爲一六九號，本月仍爲一六九號，以免錯誤，昨日之九字更正，特此登報，進行無礙，來何以善其後也。

酬賓配
原價每位二百

宗朝韓

二人出來收拾去了。徐公道：「我明日與宣撫使團練使，寫兩封信，再寫一封與長興縣，叫伍云定轉使我們這裏。」拿了米文魁，即將信投去，團練使就遣派兵到這裏來。這一夥人就可以新明曉着，跑去捉拿他們了。說畢，便將書信寫好，只等明日交齊行事不提。却說永壽，因衆人走後，心中絕望，放心不下，派了兩個徒弟，一個到長興大官府去打聽，一個到潮陽鎮去，探聽米三公子消息。派任長興去的和尚，路上就碰着假米忠。米信，殊不知米忠認錯了他，前故意說與他聽，自己是要往長興，去請大公子，往潮陽鎮去。因三公子病甚沉重，想與大公子見面。這一番話，說得和尚深信不疑。這和尚得了這個消息，心想要到米府去報信討好，便飛步前行先來報信，等到米忠來信求這信，所以米文魁毫無疑惑，就預備起身。這和尚就轉身裏覆永壽，適逢潮陽鎮探報的也同廟來，對永壽說大公子已到。他們弟兄已經會面。永壽聽了，才把心放下。反自得意揚揚的，對衆徒弟說道：「這件事幾乎弄差，得罪了兩位公子。我們這廟內還想吃飯嗎？所以我不惜重酬，送些師爺的東西，都是為此現在事情已過，我的心才放下了。」說罷哈哈大笑，轉身向後房去了。作者趁此空時，且將鄭子雲交代一下。他原是渭河縣一箇短富，父親在日，做過幾任大官，平日與諸王豪氣味相投。他們又是表兄弟。因之更是相好。生性疎財仗義，濟困扶危。生平羨慕戰國時四君子之為人，所以說他雖不如孟嘗君食客三千，却也有二三百食客。第一次奉請信，他就饗養丹鳳樓憂心。第二次奉請李廣回來尋他，饗館度使徐大人被陷慶寺，同他車轎過的事，同他商量，非請他出來不可。救了徐大人，單鳳樓之事，也就盡底翻新。鄭子雲的事，也不了了了。他除了種種關係，不能不親身出馬，這才答應下來。挑選了長安口音，或與京師口音，相同四五十人，又挑了武藝高強的數十人，預備着在廟後埋伏。設使計不能取，必要騎起手來。

公子，惟性孤潔寡合，不爲富貴淫其心，不爲威武屈其志，嘗薄遊於吳山水間，一日，行

生年餘，年國冠，半度關河，似如凋世佳公子，惟性孤潔，不爲富貴淫其心，不爲威武屈其志，嘗薄遊於三吳山水間，一日，行陂澤，遇一好女子，顧眉曼睩，亭亭似月，生意動，已而，行漸近，女忽欲狂，揖謂曰，先生其楊錦爲子耶，妾名梅娘，夙已葵傾，今日幸邂逅，捷路清潭，妾私心竊慰，傾阿父有言，請公子爲盡吾慮，曉遲華生光則東顧深美生聆言，乍覺乍喜，復斜睨女郎，似不勝嬌羞，羣區滿粉頰，羞形細細生不敢使，女復整履之，始隨之行，已而，至一所，則綠陰深處，隱現紅牆半角，長廊修竹，水石間流，生心竊語曰，像此洞天福地，未審屬誰家所居，要非神仙裝心處，亦非市井俗夫所可購尋，然究此

爲何許人，竟能道吾姓氏，雖作入幕之賓，吾生平遺姪所至，固未嘗有此幻遇。生方沉思間，已抵木橋，越橋自朱門入至廳中，女厲生少候，須臾，一老叟策杖蹇然出，鬚髮皓白，年八十許，面稱黧黧，貌甚蕭條，雲顏揖而生曰，公于枉顧山故，僞母勞止，拙夫深居絕墅，既孤而寡，感公子進面教之，生遜謝不遑，言次，頗相洽，漸讀及經史典籍，生對答如流，叟益叫絕不已曰，拙夫墓厝木拱風抱伯道之悲，猶幸中郎有女，能生斯長新

，及笄年華，東床一選，以蓬門見棄，之好，未嘗復生曰，僕長食貧附，誠恐偶耳，叟堅請始肯，自具梅鏡家，致悔某日，叟爲言吾年雖老耆，仲經商海上，際逢久矣，吾妻餘輪赴滬一宋可預言，更既行，生與叟容別于丹山生心漸散，天之機，遺叟去后數月，一日，女奴曰，阿父無復

，及笄年華，東床一選，以蓬門見棄，之好，未嘗復生曰，僕長食貧附，誠恐偶耳，叟堅請始肯，自具梅鏡家，致悔某日，叟爲言吾年雖老耆，仲經商海上，際逢久矣，吾妻餘輪赴滬一宋可預言，更既行，生與叟容別于丹山生心漸散，天之機，遺叟去后數月，一日，女奴曰，阿父無復

也不響聲。兩旁料事不迭。輕而易舉的將徐大人救出。並將極事到手。事後他便想告辭隨同代來的人。回漕河去。徐公執意不要他走。蕭方李育自苦挽留。說這時候大人尚未露面。米文魁也將近要來了。正在用人之際。你萬不可半途而廢。我們總得保護徐大人回了衙門。我們才可以卸卻重任。徐公道我這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仰仗鄧公子。這件事。亦是很有爲難的情形在內。除却鄧公子。與蕭義士。別人是不能辦得到的。兩週幾日。我再告訴二位。正說至此。則見李義進來報告。說派在沿途打聽的人回來報說。米文魁已離十里了。隨身不逾代十餘人。徐公對鄧子云道。你代來的人。派二十名。裝長安家人模樣。把他家人引至小院款代出城不意。在席間動手拿獲。旁觀鎖押。這裏只放米文魁一人進內。用四。把門守住。蕭李兩位俟他揭帳時。將他擒着。關正後面。小心把守。諒他插翅難飛。這裏有兩封信。派兩個快尼。一封送宣撫使衙門。林大人。一封送關練使。武大人。有一函。煩武大人轉交長興縣。迅速拿去。取了回報。敢緊持去。不可遲延。衆人商議。就派趙雄。王杰。去送信。這時各人已改裝停妥。諸事齊備。就聽外面。却說徐公不在關陽鎮。諸事安置停當。只等米文魁到來。不一會。就聽見店中人聲鬧嚷。說大公子到了。米文魁進了店房。翻鞍下馬。就有三公子代來的家人。上前扶住上丁廂房。正自坐定。方欲歇間。就見送信的。米忠。米信。上前請安。向米文魁說道。三公子剛纔吃藥下去。還陣已經睡穩了。小的不敢呼喚。因爲生病之後。最怕人多煩擾。請大公子一人進去。腳步放輕一點。小的在前面引路。米文魁聽說。便命從在外照應。不准入內喧嘩。假若越身。同米忠米信向上房而來。米忠便叫別的人。引大公子的從人到小院中去休息。下面答應着便的衆人到後面去了。米文魁走進上房。剛至門外則見四個家人。站在門外米忠低聲問道。三公子醒來真有了呀。四人說道現尚在睡。閒人不准進去。米忠向米文魁道。小的不敢入內。請大公子自進。說着用手一指道。三公子就睡在那間床上。公子可揭帳呼喚。小的不敢冒昧。米文魁這時。想見兄弟心切。急忙上前進了房間山下一望。房中無人。只是一間木床掛着白布蚊帳。帳門下垂。床前放着一雙靴子。聲息俱無。便問道。三弟呀。你的病究竟怎樣的。愚兄來看你來了。說着跨步上前。用手揭開帳子。

雪英未嫁，公子不願修業。晉書云：何人不猶精齊大非吾再四，生乃移居孀屬文，殺生日，歸尚有昆吾與彼等，意翌晨行，歸期生唯雅，女時或轉若水間，猶歎曰：『清也！』無語生而即日矣。

女曰：郎宜阿父爲何如人耶？阿父實非人，而狐也。初，吾民本極富家，猝莫日，行山間，迷塗不可歸，遇少半采蘭都，以甘言誘母遂從之。閱年而生我，我生而母卒，比我長，而我父遂以事告我，故

巴黎之新騙術

翻衆從一小孔，作星形窺視，密定睛一視，即內有一美婦人，方作某國秘密戲，此處非他即往日與一度溫存之爵士夫人也，要迴思至此，乃拘出在日以六百佛郎購得之約審視，大訝，則爲騙也，念以六百佛郎買此一度

表知其詳，昨夕夢夢間遇阿父，彼謂我曰：吾與汝父女之情止此耳，其爲我寄語楊公子珍重也。女語至此，嗚咽不成聲，生細宣慰之。結己，生至是，遂迎女歸家，兩人愛情彌篤，閱年乃誕一雄云。

歐娛，殊屬不值且公講於陳廢之真目中，尤復差不可仰儀聞人言，此其事勾搭外國人，而以偽約指騙取財帛者云，世風日下，惡習愈之黑幕層出不窮，如此事實，僅爲一端，且亦巴黎一地爲然也，血氣未定之青年宜慎之，完

所以預先佈置，見把一個水與寨，造成一座堡壘，村中有一千餘男丁，好敵二三千精兵那松匪，到處流行，在直魯豫皖數省地，方從未遇敵手，

二二 河以發，更是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一日，正行與水與莊，外築圍牆，內建柵卡，守備得十分周密，恐有什麼舉動，反被他密路竄來，怠慢軍心，要他擇子按照營規，鼻口裏打了一百軍棍，逐出營外。一面催動人馬，長驅直進，總不見一人一馬，一放一鞭，那題目更加不放心上，不多一不甚少，那水與寨，周圍約深溝，却有二千多丈，又深又闊。